

在高处,我喜欢看星罗棋布的
楼宇中那些明亮的灯光,因为每一
盏灯下,都聚着一户幸福人家

“你鼓舞了我!”

——重读程千帆先生的评语

□吴承学

A. 和傅璇琮先生的合影唤醒遥远记忆

今年9月的一天,我的手机微信跳出一条求加朋友的信息,点开一看,是来自公众号“程门问学”的编辑宋健先生。程门是名满学界的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门下,“程门问学”聚集了古典文学界不少著名学者。

宋健加了我的微信,并给我带来意外惊喜。他在微信中说:“吴老师您好!久仰大名,一直没敢冒昧加您微信求教,这次终于被我找到一个机会。我最近买了一组傅璇琮先生的照片,其中有您和傅先生的合影,不知您有没有这张照片,没有的话我可以寄给您。”

原来宋健平时爱收藏名人墨迹、照片,他收藏的程千帆书信就有一百多封,其中包括程先生写给傅先生的信。我们互加微信后,宋健通过快递寄来了我和傅先生的合影。傅先生是

我心中恩师,我难得有机会与他合影,合影留存的照片更是少,这张珍贵合影终于弥补了我的遗憾。

我和宋健素昧平生,这个年轻人如此有心,如此真诚,让我既感动又感激,也触动我翻箱倒柜,去寻找往日珍存。翻开这些珍存,不仅唤醒遥远的记忆,更让我收获不少启迪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随王运熙先生读博士,博士论文题为《中国文学风格学》。1990年4月答辩前,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曾请程千帆、杨明照、敏泽、周振甫、徐中玉、邱世友、詹瑛、罗宗强、顾易生、章培恒、王达津、周勋初、郭豫适、徐朔方、王水照、张文勋、霍松林、陈伯海、陶文鹏、穆克宏、陈谦豫、徐培均、王镇远等二十几位先生审阅、评议。这样的评议阵容,今天已然无法想象。各位先

生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,答辩后,为了修订,我复印了所有的评阅书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已淡忘此事,这次受宋健启发,我开始细细翻阅几十年收存的各种书信,又重新看到这些评阅书。因为宋健提到他在收藏程千帆先生的墨宝,我便专门把程先生手写的评阅书扫描后寄给了他。

宋健非常用心,他根据《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》,很快查到程先生1990年4月5日日记:“写好复旦博士论文评语”,并推测程先生所评的复旦博士论文,可能就是我这篇《中国文学风格学》。宋健还说,按传统的师承观念,程先生和我“也有座主门生之谊”。我当然不敢自攀程门,但真的很希望能躬身于程门外,向程先生遥致我的谢忱和崇敬。

B. 程千帆先生三十多年前的评语至今感人

是的,正是程先生三十多年前写下的评语,极大鼓舞了当年攻读博士的我。而今天再读这些评语,又让现在的我对“师者”有了重新认识。

程先生的评阅书写了近五百字。他首先肯定:“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。它以若干篇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文章组成,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风格论中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。其中许多篇是很细致的,深入的,因而对建立系统的中国风格学是极为有益的。”而他对论文不足之处提出的修改意见,于我受益之大,不仅关乎博士论文的修改,更关乎我日后的治学之路。程先生要言不烦,直中命门:

第一,他建议把论文题改为“中国古代文学的风格学”,或迳称“中国古代风格学”。理由是,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,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风格及其理论与古代之间出现了断层,而本文内容并未包括现当代。

第二,他建议原文中“西方风格学”一节可以删去。这是因为,作者并未企图从事比较理论;本文亦非依据西方体系进行研究;而所述亦简

略无助于读者研究论文本身。第三,如果就某些重大理论的出现与当时(包括其前后的)文学创作的关系进一步作些说明,则对于其所论,必有更强的明晰性与说服力。

按照程先生的意见,我把博士论文原题目改为《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》,“西方风格学”一节也依先生建议删去。程先生的第三个建议最为重要,提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文学创作这一重要原则,研究者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,需要很高的审美能力与理论思维。这是程先生身体力行的研究方法,也是研究中国文论的不二法门。我按程先生的建议努力去修订,但离程先生的要求尚远,不过也让我更加明晰了自己的治学方向。

不管是当年,还是今天,这篇评阅书最打动我的,是程先生对年轻人相当中力的扶持。评阅书最后一段写道:

古人诗云:“每逢佳士辄心许,老见异书犹眼明。”读竟欣佩欣佩,甚盼全书早日出版也。

三十多年前,我读到程先生这段

话时激动不已。三十多年后,我感动之余,又多了一番感慨。

程先生所言“佳士”与“异书”之美称,皆是引用古人之成辞,连类言之,以赞扬后辈及作品,意在鼓励。我不只会把“佳士”与“异书”这种诗化的语辞,作为对我和博士论文的定评而庸妄自得。至于“读竟欣佩欣佩”一语,更是程先生顺着上文语气,以启下文期待之辞。毕竟我的博士论文充其量就是有一定新意而已,关于其不足,程先生在评阅书中都直言不讳提到了。

“每逢佳士辄心许,老见异书犹眼明”,所引应为陆游诗句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界中人,皆知程先生鼓舞呵护年轻人的良苦用心。举例而言,《闲堂书简》1994年2月28日《致钱志照》,即用此诗句称赞钱志照先生及其学术研究。1995年程先生作《朱寿友书展序》,也引用此诗称赞朱寿友先生及其艺术(《闲堂文存》)。这些例子仅仅是我所见出版物中找到的。我想,这应该是程先生激励年轻人及其作品时较为常引的诗句了。

“不断施加友善的压力”与“必要的鼓舞”

记得程先生曾说他在指导学生时,会“不断施加友善的压力”。我从程先生为拙文所写评语中,体会到他还有另一方面,就是对后辈学者给以“必要的鼓舞”,即不吝对年轻人褒扬,让年轻人更有信心;同时高悬目标,让年轻人更有动力。我理解,这就是程先生为年轻学生在做人与治学上指出的“向上一路”。

人在关键时刻是需要鼓舞的,鼓舞具有无穷的力量。我很喜欢一首《你鼓舞了我》(You Raise Me Up)的经典歌曲,歌词中说:“你鼓舞了我,让我能超越自己。你鼓舞了我,让我能站在群山之巅;你鼓舞了我,让我能横绝怒海。”三十多年前,我开始学术生涯,程先生的评语极大地鼓舞了我,让我信心大增。他在评语结尾所说的“读竟欣佩欣佩,甚盼全书早日出版”,也成为我修订出版《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》的一股动力。该书由王运熙先生作序,199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,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。而程先生所昭示的“佳士”和“奇书”,也成为我心向往之的做人与著述的高标。当然我明白,每个人的天赋、机遇不同,并非努力就能达到目标。但是,人生立志须高,就算做不了“佳士”,也不要虚度;就算写不出“奇书”,也不要去写庸书。

我是幸运的,步入学术殿堂,所接触的学术界长者,大多是既严格,又宽容,对后辈充满期待,有提携之情,有温润气象。他们有时甚至不吝用略显夸张的文学语言来鼓励后辈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也从学术新人变成学术老人,并经常接触年轻学者,他们的学术能力与条件比我们当年好得多,但由于激烈竞争的学术生态,所承受的压力也比我们当年大得多。有些人或受挫于论文发表,或失意于项目申报,或遇到其他重重困难,容易缺乏自信。今日重读程先生的评语,我对此亦有了新的感悟——对后辈学者,我们既要“不断施加友善的压力”,又要尽可能发现他们的个性与优长之处,在可能的条件下,不断施以必要的支持和援助,给予褒扬和鼓舞。

当年,初出茅庐的我们,不正是这样沐恩惠于我们的学界前辈吗?

十月的白云山

□郝俊

一座城市如果有山,就有了起伏,如果有水,就添了韵致。广州有山有水,“云山珠水”指的是白云山和珠江水。“云山珠水”,不仅名字好听,也是广州一张靓丽的山水名片。珠江水穿城而过,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道风景,而白云山就在城区中心北部,随时等待登高望远的人。

在广州生活多年,到现在也没有爬过几次白云山。这次趁着10月的假期,我和家人前往白云山,来到山脚,或许是心急,想快点到达白云山的山顶广场,我们选择了坐缆车上山。人在缆车上,感觉就像翩飞的鸟儿顺着山体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,向下看时,簇绿叠翠的山林好似碧波涌动,紧张而雀跃的心情如同冲浪一般,直到抵达终点的那一刻,悬在半空的心才算上了岸。用这样的办法上山,有一种神奇的错觉,仿佛索道上牵动的不是车厢,而是整座山由远及近地被拉到眼前,庞大的山体让人眼里盈满绿色的生机,一种超乎想象的力量在心底迅速扩展,似乎只有用一次突然的深呼吸,才能传达出对山势起伏的准确体验。

刚从缆车上下来,腿脚还有些轻飘,对路面好像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。人往往高悬半空的时候,希望早点落地;在地面上待的时间长了,又盼着能够一飞冲天。我想,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,飞一般的感觉只能偶尔体验一下,只有脚踏实地,才不会恍惚,也不必计较一口气能爬多高,最重要的是心在高处。

要知道,山顶广场并不是山的顶峰,距离最高峰——摩星岭还有两公里,徒步而行,还需三四十分钟,仍然可以体验爬山的乐趣。走在山路上,便觉树木繁茂,其茂密的样子似乎是因为它们热情好客而簇拥在一起,路边蔓生出来的枝叶伸手可及,山风一来,就开始摇摆,像是在兴高采烈地迎接路人。如此景象,让人忘了这是秋季。

北宋山水画家郭熙有言:“春山烟云绵延,人欣欣。夏山嘉木

繁阴,人坦坦。秋山明净摇落,人肃肃。冬山昏霾翳塞,人寂寂。”估计郭熙此言是看了北方的山而总结出来的,倘若他看了岭南的山,又该是另一番妙论了。十月的白云山,既有欣欣向荣的春山之色,又有葱郁繁盛的夏山之姿,丝毫不见秋冬的萧疏空寂,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天气,不像春天那般温润,没有夏天那样燠热。爬山时,一路凉风送爽,降温解乏。

来到白云山,总会下意识地把摩星岭当目标,仔细想想,其原因也不完全因为摩星岭是一个著名景点,更重要的是因为摩星岭是白云山之巅。其实,无论是什么山,都是一种崛起的姿态,都是对平地的一种超越,而最高的山峰则是群峰之首,是整座山挺拔的灵魂。只有登上顶峰,才不虚此行。

摩星岭位于白云山苏家祠与龙虎岗之间,宋明以前并无“摩星岭”之名,只有“第一山”之称,清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所修《广东通志》绘白云山图卷时首次称此山峰为“摩星岭”。“摩星”仅从字面来看,是指山峰极高,已触星辰。摩星岭上的摘斗亭,其名也有此意,让人想到“手可摘星辰”的诗句。我觉得,“摩星”“摘斗”之名,绝非只是为了夸张地形容山峰之高,382米的海拔远不到直插云霄的高度,如此命名,体现的是人的气魄和志向。

到达摩星岭后,内心的快慰难以言表,已是傍晚时分,我还想多待一会。山巅之上的风景让人视野开阔,万千气象在胸中激荡。极目远眺,天地接壤处云烟缥缈,宛如仙境。此时,西边的晚霞像是夕阳留下的一片橙红色的披肩,这么轻盈一搭,就把忙碌了一整天的城市装扮得风情婉转。

终于等到夜幕降临,并不是为了看星空,在高处,我喜欢看星罗棋布的楼宇中那些明亮的灯光,因为每一盏灯下,都聚着一户幸福人家。俯瞰城区,越发觉得山脚下的万家灯火,才是温暖尘世的点点星辰。

深秋风华

□张星

我钟情于这个丰富的季节,
它毫无保留地释放着自己的热烈

走在人行道上,忽有一阵凉风吹来。我不自觉地裹紧了外套,头顶竟有片片黄叶随风而舞。原来不经意间,人间已是深秋。

以前在老家,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奶奶总会提醒我:“白露身不露,寒露脚不露”,呢儿,快把长袜子换上。那时正流行深秋乃至冬天都穿露着脚踝的裤子,而我正在叛逆年纪,加上虚荣心作祟,偷偷跟风。奶奶每天见我白花花的脚踝露在寒天里,都会唠叨个不停,直到我放下裤脚,换上厚厚的长筒袜,她才会心一笑,夸我是个听话的孩子。

人们常说深秋萧瑟,我却总爱它鲜艳的色彩,这是深秋季节独有的浪漫。湛蓝的天空高高悬着,笼在人们头顶;斑斓的阳光照耀着起伏的山谷,反射出火一样的红色;路边挺拔的白杨树也披上了金色的斗篷,依然在秋日里昂扬,向着远方眺望,像忠诚的士兵般守卫着村庄。

小时候的我被这浓墨重彩的油画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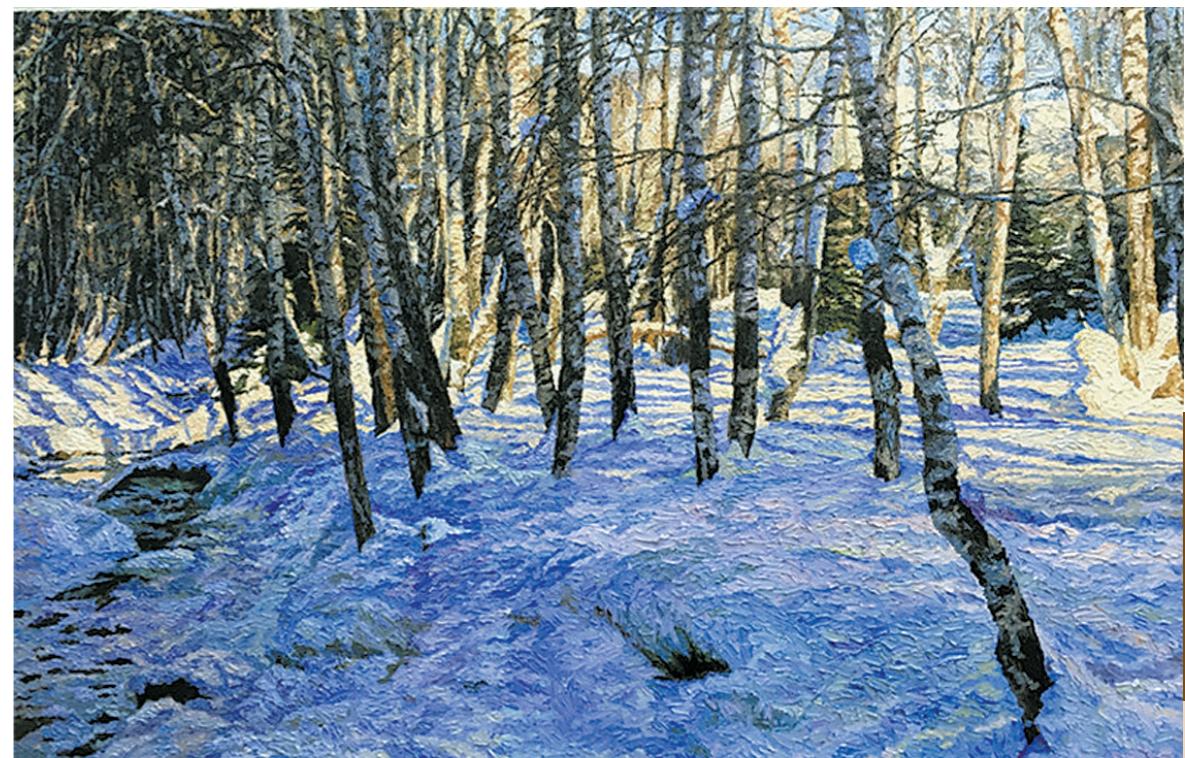
的美景吸引,总爱穿上那件火红的袄子在田野里奔跑,想要融入这令人叹服的秋日美景。奶奶却最关心她的柿子。“立秋胡桃白露梨,寒露柿子红了皮”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话,就在她每天的殷切期盼中,那盘曲错节的枝头终于按时挂起了一个个橙红的柿子。

柿子的颜色和树叶不同,它是晶莹透亮的橙红色。捧一个在手心,光滑的皮让人觉得像是什么宝石一般。打了霜的柿子更是奶奶的心头爱,村里若有人感冒咳嗽了,奶奶才会用方格手帕小心翼翼地包两个,踮着小步子送到那家去。

一场秋雨一场凉。我在远方感受着四季轮转,街道两旁的银杏树从树叶边缘开始泛起金黄。秋风瑟瑟,天地间一派枯黄诗意。

菡萏香销翠叶残,西风愁起绿波间。人们总在秋天升出些许愁绪。看到我荷塘,枯叶凋零,有人感受到生命的易逝。

坐在亭子里,斑驳阳光照耀着一地的金黄。光影下仿佛看见奶奶迎面走来,或许她正用那条方格手帕,为我递来晶莹剔透的柿子……



暖阳(油画)

□赵健行

718015.1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。

399057560.7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。

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2月14日,逾期作弃奖处理。

小时候的我被这浓墨重彩的油画般

可我却不这么想。解落三秋叶,能开二月花。世间万物此消彼长,春华秋实,这是自然的轮回。落叶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生命在轮回中得以延续,意义在时间的长河中得以显现。

如同我和奶奶一般。

一年又一年的霜雪偷爬上了奶奶的头发,而我却在秋日暖阳的沐浴下越长越大。她的背弯了,我的肩膀宽了。奶奶走路已不像以前那样利落,她的脚下仿佛踩着一条晃悠悠的小船,我却已在她的声声叮咛中成长成了一个大姑娘,还去到了离家千里的地方。奶奶的人生就像深秋,树叶在凋零,但果实却在成熟。一生的耕耘在这时候终于看到了沉甸甸的收获。我钟情于这个丰富的季节,它毫无保留地释放着自己的热烈。

坐在亭子里,斑驳阳光照耀着一地的金黄。光影下仿佛看见奶奶迎面走来,或许她正用那条方格手帕,为我递来晶莹剔透的柿子……

天色一暗,湛江湾畔的后备箱夜市便开始热闹起来。

一长溜的私家车沿西海岸排开,长龙般见首不见尾。而在东海岸,也有数百辆私家车扎堆排成“长蛇阵”,一眼望不到头。

很多人都说,这些私家车的后备箱里不仅藏着人间烟火,还藏着生活的模样。

海风吹过,各式各样的后备箱逐一敞开,露出“盲盒”般的商品,从湛江生蚝到烂梗炒粉,从毛绒挂件到珍珠奶茶,从图书文具到古玩字画,应有尽有。这些沾满港城烟火味的商品在紫外蓝光的照射下,发出荧光的幽光。

天色越来越暗了,后备箱上的串串灯、美颜灯、LED灯逐一点亮,一时间,后备箱夜市的氛围感被瞬间拉满。

挂上帆布招牌,支起折叠桌椅,贴上收款二维码,再搬出各式私家“宝贝”,一辆辆汽车顿时变成风格迥异的摊档。

一个后备箱就是一个摊档,每一

个摊档的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。

故事里有烟雨,有乡愁,也有世情。很多摊主不仅将世情装进后备箱,也将世态融入到眼前一方小天地。

后备箱里贩卖的,还有人生态度。

很快,海边就聚满了赶集的市民。他们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,买的买,捎的捎,打卡的打卡,拍照的拍照,好一幅人声鼎沸的流动图。

摊主们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他们有的竖起“文艺范儿”招牌,有的自扮“招财猫”,有的现场打起快板……有的架起设备,一边吆喝,一边视频直播。

“喜欢炭烧生蚝的,给我点点关注!”湛江生蚝哥将刚刚撬开的生蚝置于烤架上,然后,文火慢烤。约莫过十来分钟,烤架上的蚝肉便“滋滋”作响,“咕噜咕噜”地冒泡。

铺上一勺“秘制蒜蓉酱”,蚝肉顿时香气四溢。

海边烟火味

□黄康生

“兴会不可无诗酒,盛筵当须有肥蚝。”我全身每个毛孔似乎被醉人的蚝香打开了。

“包你食返寻味!”生蚝哥夹起一只肥嘟嘟的生蚝递到我嘴边,我趁热咬上一口,顿觉齿颊生香。

烤炉的火越烧越旺,透过缭绕的烟雾,我看生蚝哥的眼里闪着泪光。

生蚝哥告诉我,他曾经养过猪,开过店,运过煤,送过外卖,还搞过装修,都以失败告终……

“摆烂不如摆摊!”后备箱夜市的烟火点亮了他的眼眸。

忙活间,一轮明月已从